

苏联电影文集

——丘赫萊依言論集

(內部資料·望勿外傳)

3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編者說明

1. 为了有助于我国电影工作者較全面地了解苏联电影近况，我会編印一套苏联电影內部材料，供参考。

2. 由于这套材料系在匆忙中赶譯和編輯起来的，因此无论譯文方面和編輯方面都有很多缺点甚或錯誤，希同志們鑒諒。

3. 如引用譯文时請与我会外国电影研究室联系，以便核对原文，达到准确和不致有疏漏。

4. 本輯为苏联电影导演Г·丘赫萊依的言論彙集，是按發表時間順序排列的。关于丘赫萊依的情况，請参見影片《士兵之歌》專集。

目 录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攝制組在克拉斯諾伏斯克…	(1)
在《电影艺术》杂志編輯部召集的圓桌座談会	
上的發言……………	(4)
友誼的使者……………	(6)
領導創作——也是一种創作……………	(10)
关于《士兵之歌》……………	(14)
关于我們的影片……………	(16)
在苏联文化部艺术委员会會議上的發言……………	(18)
在一次座談会上的發言……………	(19)
在苏影协筹委会第三次全会上的發言……………	(22)
在苏影协筹委会艺术电影部导演委员会會議上	
的發言……………	(23)
对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祝詞……………	(26)
艺术家的責任……………	(27)
我們的道路……………	(34)
偉大的目标……………	(64)
維尔普萊鎮的一次討論……………	(68)
他們故步自封……………	(84)
艺术中的个性問題……………	(89)
給我青年时代的同志們……………	(107)
感想……………	(110)
为了人民, 和人民在一起……………	(111)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攝制組 在克拉斯諾伏斯克

——導演Г·Н·丘赫萊依的談話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外景队目前正在克拉斯諾伏斯克，他們是來拍攝彩色故事片《第四十一个》的外景的。影片導演Г·Н·丘赫萊依對本報記者發表了如下的談話：

最近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成立了几個創作室，創作室中除了有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外，还有一些年青的導演、攝影師、美工師及其他电影工作者。在蘇聯國內外都非常著名的兩位導演尤特凱維奇和羅姆所領導的創作室，正同時制作着好几部影片。С·尤特凱維奇正在結束影片《奧賽羅》的攝制工作，М·羅姆在拍攝《第六縱隊》。青年導演巴索夫在拍攝根據К·費定的長篇小說《初歡》改編的影片。蘇聯觀眾熟悉的影片《跳來跳去的人》的導演薩姆桑諾夫不久就可以交出自己的新作品——电影喜劇《賣者和買者》。

我們的創作集體也屬於這一創作室。最近我們就要投入影片《第四十一个》的攝制工作。影片的电影剧本是劇作家Г·柯爾圖諾夫根據В·拉甫列涅夫的著名的同名小說編寫的。這部卓越的中篇小說吸引住了电影編劇和我們整個

集体。我們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难忘的国内战争年代的英勇豪迈的精神在观众面前表现出来，把作品的基本思想——对祖国忠贞不渝，对革命义务忠贞不渝，一切个人的东西都被克服掉——传达給苏联人民。拉甫列涅夫的作品是非常著名的，可以說是不能触犯。当然，改編文学作品的任务不仅可以而且也需要加入一些新的形象和细节。

苏联的地理学家提醒我們，最好在克拉斯諾伏斯克的里海边上拍这部影片的外景。在当地調查的結果，証明这个建議是完全正确的。現在已經最后选好了影片几个主要場景的拍攝地点：在克拉斯諾伏斯克区，烏福尔、庫里一馬雅克、塔尔特鎮之間，从涅比一达戈到节列肯的路途之間，最后，还有节列肯的南北两面的沙滩地带。許多镜头要在海上拍攝。

在我們攝制組的成員中，既有經驗丰富，非常著名的苏联电影工作者，也有有才能的青年創作者。我們相信，这种合作不仅会使影片的創作过程吸引人，而且会使影片本身吸引人。

影片的攝影師是我国电影中最优秀的大师之一，斯大林奖金获得者С·П·烏魯謝夫斯基。电影观众对他拍攝的影片是很熟悉的：《乡村女教师》、《阿里泰到山里去》、《生活的一課》和其它許多受到苏联及世界进步輿論界应有的高度評價的作品。影片作曲者也是我国观众所熟知的H·克留科夫。

談一談影片角色的扮演者。

苏联观众所熟知并且十分喜爱的演員尼古拉依·克留契可夫将在影片《第四十一个》中扮演主角叶秀可夫。

拍攝过影片《早安》因而为观众熟知的女演員И·伊茲維茨卡婭将要創造作品的女主人公——瑪柳特卡的形象。观众都知道拍攝过影片《牛虻》的О·斯特里仁諾夫。他在影片《墨西哥人》中扮演了一个墨西哥的革命者里維尔。这部影片不久就要在国内上映。在我們的影片中，О·斯特里仁諾夫将扮演主要角色之一郭沃魯哈—奧特罗克中尉。

扮演一些次要角色的有杜巴克，刘別什金，沙皮瓦洛夫和其他一些来自莫斯科各剧院和电影演員剧院的青年演員。

根据計劃，在克拉斯諾伏斯克区的影片拍攝工作将要进行四个月。我們整个創作集体希望，我們能够創作出一部配得上国内战争和革命的英勇主题的电影艺术作品，能讓观众感到激动，使他們永不忘記我們社会主义祖国历史中光輝的篇頁。

（韋范序譯自1956年1月8日苏联《土克曼星火报》）

在《电影艺术》杂志編輯部 召集的圓桌座談会上的發言

編者按：1957年5月，赫魯曉夫發表了“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的講話。随后，《电影艺术》杂志和苏联影协筹备委员会联合召集了一次座談会，就这个講話所提出来的問題进行討論。参加座談会的是莫斯科的著名电影工作者。座談会由С·尤特凱維奇主持。

下面是Г·丘赫萊依在会上的發言：

是的，我也不能忍受吹毛求疵，因为吹毛求疵会妨碍健康的批評。这里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問題——评价我們的作品的标准的問題。这些标准是很清楚的。如果作品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那就是說，包含在作品中的批評是正确的，是为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批評暗暗地变成了恶意的吹毛求疵，如果作品不能帮助我们前进，走向共产主义，或者，不但如此，反而成为我們敌人的思想武器的話，那么我们就应当永远同这种現象进行坚决的、不可調和的斗争。

后来，当导演扎尔赫依在發言中談到，当时的著名导演都不拍攝現代題材的影片时，丘赫萊依插話說：

偉大衛国战争的題材也是現代題材。……扎尔赫依同志說，表現偉大衛国战争的影片不是現代性的影片，这使

我感到伤心。对这点是不能同意的。这次战争给我带来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我在拍摄《第四十一个》的时候，还曾經躺在担架上呢。当寡妇的眼泪还没有干的时候，怎么能說这个題材已經是过时了呢？今天，当我們的敌人正企圖燃点新战争的大火时，怎么能說，这不是現代題材呢？

不，在今天的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問題，在艺术中就具有迫切的意义。

（韋范序譯自1957年第11期苏联《电影艺术》杂志）

友誼的使者

這是在戛納電影節上。我們的代表團——奧列格·斯特里仁諾夫，伊佐麗達·伊茲維茨卡婭和我——被邀請和電視觀眾見面。在電視片制片廠的前廳里發生了一件使我難忘的事。我們迎面遇到看來是剛剛和觀眾見過面的德國代表團。大家交談起來，說的也就是在國際電影節上演員之間所常說的那些話。奧地利演員卡爾·莫涅爾（不久前我們在影片《必須死的人》中看見過他）很困難地說起俄語來。我就問他，他怎樣學會俄語的。突然之間，他沉默不言了。

“在四二年，我到過烏克蘭。”最後莫涅爾終於說道。

大家都不講話了。許多外國記者圍上了我們，照相機喀嚓作響。記者們在等待着“聳人聽聞的材料”。我感覺到沉默的時間太長了，就說了一句：

“而我是在維也納打完仗的。”

我們，奧地利演員和我——蘇聯電影導演，不過十五年前還在互相射擊着，現在都沉默了。圍着我們的人緊張地等待着这一幕的完結。最後，我打破了沉默：

“本來我們是可能互相殺死對方的，”我說，“那我

就不能和千百个观众一起为您的天才的表演感到欢欣鼓舞了，而您也就不可能在现在来赞美我们的《第四十一个》了。”我们紧紧地握手，拥抱，亲吻。再也不应当有战争了。我们应当以自己要求和平的意志来抗击无耻的战争挑拨者的计划。我们将作为友谊的代表而互相往来作客。我们将把装胶片的盒子，而不是装着子弹的盒子作为礼品互相赠送！我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都能够为巩固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很多事情。因为，每一部影片都有千百万观众，而最新的译制手段使得影片能够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观众接受。

后来我们又谈了很多话，谈到，比如说，意大利电影给苏联观众带来多少欢乐：这些影片使我们了解了现代意大利人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特点，我们感到与他们的文化更接近了。我们了解了意大利工人、农民的心灵的美，了解了他们渴求友谊、和平和幸福生活的愿望。

或者是说印度影片吧。苏联的工人和农民感到与印度的普通人，与他们那美好的祖国，今天在国际生活中已经起着巨大作用的国家是多么接近了啊！

去年，1957年，苏联观众观看了70多部外国影片。在其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影片，而我国影片进入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电影院，进入了苏丹、利比亚、伊朗、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尼西亚、日本，进入了亚洲、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也进入了美洲的一些国家。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国的友情，表达了我们对

于其它国家人民文化的了解的願望。

能够說明我国和其它国家文化联系增長的有趣現象之一一是合作拍片。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在莫斯科和德里同时举行了苏印合拍片《三海旅行》——关于阿凡納西·尼基丁的一部影片（在印度影片名为《外国人》）的首映仪式。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印度人来说，这部影片都是苏印友誼的杰出的使者。

描写在苏联国内战争前綫上奋勇作战的南斯拉夫人民的光荣兒子的事迹的苏南合拍片《奥列格·东吉其》，描写一个捷克小男孩乘《圖一104》飞机参加莫斯科联欢节的苏捷合拍兒童片《剛奇历险記》都已經攝制完成。根据民間史詩《卡列瓦拉》改編的苏芬影片《三宝磨房》則正在攝制中。

按照計劃，一共有三十多部合拍片。計劃和波兰电影工作者共同拍攝关于В·И·列宁在波兰的影片。将要拍攝关于馬特·扎耳克的苏匈合制片，关于尤利烏斯·伏契克的苏捷合拍片。苏联的电影大师提議和保加利亞的电影工作者共同改編屠格涅夫的《前夜》，而法国一家电影公司已經建議我們共同拍攝普希金的《杜布洛夫斯基》。准备和阿尔巴尼亞合拍的有影片《解放》。和外国朋友們的創作合作使我們苏联电影工作者們負起了特別的責任。

不久前我曾遇到过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德·桑蒂斯。他对我談到意大利电影目前所处的困难境遇。“你們可以制作你們衷心所願的影片，”他說，“而对于处在資本主义

社会条件下的我們來說，这常常只是不能實現的幻想。”
德·桑蒂斯本人就不得不在南斯拉夫拍攝自己的影片，因为，在自己的祖国一意大利，他沒有完成这个工作的可能。

在我們苏維埃国家里，每一个艺术家在創作探索方面都有广闊的天地。我們应当竭尽全力創作出不辱沒我們亲爱的祖国的新的电影艺术作品。装着苏联电影胶片的小盒子——这就是我們对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誼的偉大使者。

（韋范序譯自1958年5月1日《苏維埃文化报》）

領導創作——也是一種創作

甚至我這不多的經驗也足以使人深信，我們各制片廠里的剪輯配音階段的現狀，不能認為是正常的，因為在這個階段里，我們的影片的質量通常要受到極為顯著的損失。今天，《第四十個》在這裡得到了好評。這使我很高興。但是，我知道，這部影片是沒有剪輯得很好的。它的第一本拖得太長了。如果當時給我兩天得到正常的睡眠時間，毫無疑問，我一定會發現這一點，並使材料得到正確的比例。但我沒有得到這種可能。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匆忙呢？也許是影片急于等着上映吧？沒有的事。在與觀眾見面之前，它擱置了很長時期。必須在限定的期限內交出影片來，不然，銀行就要停止貸款給制片廠。

一部影片的材料，制作它花費了幾百萬盧布人民的金錢，付出了幾百人的心血和勞動，他們的半年的光陰。可是要在匆忙中把它剪輯好：快点吧，快点吧，我們要脫期啦！別人催促我們，我們自己也在急急地趕。不分晝夜地在趕任務，突击！

要想知道什麼叫剪輯配音工作階段，只要看看這個階段里的導演和剪輯員的神情，就可以一目了然啦。他們疲憊不堪，筋疲力盡，甚至你問他尊姓大名，他都不能夠馬

上回答你。

可是，要知道，导演和剪辑員正是这个阶段最需要有明确的思想，清晰的头脑。

我明白，攝制影片多用一个工作日，就要多花費国家的錢。我也既贊成節約，也贊成按期完成任务。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却發生了錯誤，自我欺騙的現象。我們在節約几个戈比，而同时却在失掉几千几万盧布。

有一次，我同莫斯科制片厂副厂長拉祖莫夫斯基同志太致計算了一下，一个拍攝工作日等于几个剪辑配音阶段的工作日的花費。結果得出了个相当有趣的对比：一个拍攝日的花費正相当于剪辑配音阶段的一个月的花費。从各国的統計来看，外国各制片厂里的剪辑配音阶段长达三个月到九个月。看来这样做是有利的。

我們的剪辑配音阶段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星期。

有人可能反駁說，按計劃这个阶段是一个半月。但是，第一，为什么要訂一个半月呢？这个标准是从何而来的？其次，大家知道，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時間要用之于拍攝通常在剪辑配音阶段开始前未完成的鏡頭；第三，剩下的時間，是进行剪接。这是否是我们自己的过錯？也許是吧。但，現在要談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應該从什么上来節約。毫無疑問，最合理的是節約拍攝工作日（这是成千上万盧布），而不是剪辑工作日（几百盧布）。

这样的話，如果把向国家（制片厂靠它借給資金）交

貨日期不是安排在一部影片攝制工作全部結束的時候，而是安排在花費資金最多，與生產最有聯系的拍攝過程結束的時候，豈不更好嗎？

在我們電影界有一系列鼓勵質量的措施。我指的是質量獎金。這個措施無疑是正確的，雖然它不總是起到預期的效果，因為還有其它許多物質因素使它等於沒有。

譬如，完成計劃獎。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有的攝制組在拍攝階段是最落后的了，它受到了全體職工和行政領導的嚴格批評，可是拍出的影片上映後，卻得到觀眾和評論界很高的評價，並給國家增加了很多收入；也有的攝制組在拍攝階段總是先進的，而且每月都得到獎金，可是完成的影片最多只能上映兩三天，甚至連最低的利潤率都沒完成。

在莫斯科制片廠的一次大會上對一年的社會主義競賽做了總結。在這次大會上，參加拍攝影片《狂歡之夜》的電影工作者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根據行政領導的要求，這個攝制組曾經重拍了幾場戲，結果，超支了很多資金。

大會為此既批評了攝制組，也批評了制片廠廠長，因為他“允許了令人憤怒的浪費國家資金”。“應該為節約而鬥爭”——同志們說。但這時，人們完全忘掉了，《狂歡之夜》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而且給國家帶來了戰後這一時期未曾有過的發行收入。那末，什麼才是真正的節約呢？

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廠長決定重拍，這是從國

家的立場，以主人翁的態度來處理的。要知道，重拍以後，影片的艺术价值无比地提高了。可是，制片厂的工作人員畢竟還是受了一陣子罪。精神上受了罪（沒得到獎旗），物質上受了罪（沒得到獎金）。這是正常的嗎？我認為，不是的。而最危險的還不在這一點上，而在于，假如《狂歡之夜》拍成了一部平庸的、質量不高的影片，不受觀眾歡迎，可是，它的攝制組却是按期完成任務，也沒有超支資金，制片廠在競賽中也沒有落后。

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鼓勵什麼呢？

我覺得，只有使生產壞質量影片得不到好處，也就是說，只有拍攝質量不高的影片的那種特別快的速度不再受到鼓勵，只有使生產那種在發行上虧本但卻算一個節目的質量不高的平庸作品得不到任何好處，才會使鼓勵好質量影片的措施收到效果。

為質量而鬥爭，不能不清醒地了解，奇蹟是不会有，要想像攝影師烏魯謝夫斯基那樣拍攝，除了必須具備非凡的天才之外，還需要像烏魯謝夫斯基那樣工作，多多地工作，緊張地工作，以探索和不怕冒險的精神工作，由此可見，也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領導創作——也是一種創作。必須創造這樣一種局面，以便使制片廠的行政領導在既考慮到有利於藝術又考慮到有利於經濟的前提下，既能夠合理地調配生產影片的費用，又能夠合理地調配生產影片的期限。

（田効譯自1958年第10期蘇聯《十月》雜誌）

关于《士兵之歌》

我是一个士兵。我走过从斯大林格勒到維也納的战争道路。許多我敬爱的人都永远地留在这些道路上了。

我想在影片中描述的就是他們，直接从学校走向战場的我的同年人。

命运把我和电影編剧瓦連丁·叶若夫联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也为这个主题感到激动。

我们的目的与其說是講述主人公是怎样战斗的，不如說是講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这样战斗。

我們抛弃了战斗場面，抛弃了战争影片一般会有点缀，我們寻找着能够譴責战争的情节。影片的基础是关于一个青年士兵的短故事。

他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最初，在战场上他胆怯了，坦克来时，他跑了。但在最后一分鐘，他抓起一只反坦克槍、击毀了两輛坦克。他就这样成了英雄。

为了奖励他的功勋，給了他六天假期——他于是回到故乡的农村去。

他很幸福，可是周圍有許多不幸的事。战争……

在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悲哀和需求分贈給他。他不能无动于衷，他和他們共命运，